

## 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



# 致敬远在天堂里的父亲

□周建军

## 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

□力女

2009年5月4日，得知母亲患病的信息后，我马上从沈家门乘船赶往六横老家。医生诊断母亲并无大毛病，那时母亲已是92岁的高龄，是年迈自然老朽了吧！

两天后，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了，大小便也失禁，我与老婆只好轮流照顾她。虽然我们俩都退休了，但仍有点事在做，所以星期一至星期五，我来照顾；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回沈家门，换老婆过来。那个节骨眼上，在六横岛一下子请不到合适的保姆。

我第一次给母亲换裤子时，母亲还能感觉到不好意思，我说：“我是你亲生儿子，没关系，赡养照料父母是儿女的义务，理所当然。”那时，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带着几分惋惜的口气说：“我有个女儿多好。”我又安慰着母亲说：“儿子或女儿都一样，我们俩一定会好好服侍您，尽孝尽心尽责。”

想不到这段话竟然成了我和母亲最后的交流。

接着，母亲从她穿着的衬衣口袋里取出一包裹着几层尼龙纸的东西，慢慢地递给了我，我一层层地打开一看，是一沓钞票，有1200元，还带有母亲的体温，暖暖的。这些钱是儿孙们给她的压岁钱，她舍不得花都攒起来。顿时，我情不自禁地簌簌泪下，又一次安慰母亲说：“钱还是你留着，待你健康了，可以花。”母亲痛楚地摇了摇头……多少老母亲，恩情就像日和月，孩儿怎么报答？

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了，卧床、不会言语。但是，我们同她说话，她还能听懂；起身需要我们扶着；喜欢吃甜的稀饭……母亲身子不重，我一个人能扶她起身；我会喂她吃稀饭……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一个星期下来，渐渐顺畅起来，也不觉得脏了、臭了。

早上，我将母亲住房的门窗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进来；烧好热水，给母亲洗脸擦身，更换尿不湿，更换衣服。梳头是最费时间的，因母亲梳的是老式盘头，长头发理顺后需要盘起来，再插上簪。第一次给母亲梳头，我手忙脚乱地不知道从哪着手，只见我手持桃木梳子，宛若握着锄头柄，硬邦邦地从上到下梳起来，疼得母亲直流眼泪。我琢磨了一番之后，慢慢悠悠地一下一下把她的长头发梳顺，然后，在后脑盘起来。但盘好了松开手，头发又散开了，我又琢磨了一番，终于能盘住头发，顺利地插上竹簪。一次又一次，后来熟能生巧，没用多少时间就能将母亲的头发梳好。

给母亲喂完粥后让我忙着整理打扫房间，点上檀香和蚊香，屋内清香缭绕。将母亲安顿定当后，我便开始清洗母亲更换下来的衣服，然后再给自己准备早餐。

中午时分，再次帮她擦擦身子，涂上爽身粉，换裤子等，给母亲准备好午餐。午饭后的这段时间，总有亲戚朋友或邻舍婶婶来看望母亲，尤其是同村的几位婶婶，是母亲的同辈人，平日她们喜欢和母亲一起念经、晒太阳聊天，如今看到母亲病得卧床不起，非常难过，都祈祷母亲能够健康起来。

太阳落下了西边的山头，我开始新一轮的忙碌。晚饭后，我就坐在她的床边和她说话，不管她听懂与否。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我就给她打打扇，一如她小时候给我打扇一般，看着母亲在微微凉风下慢慢地睡着了。

自我离开母亲到外学习，后在外工作，很少有机会长时间与母亲坐在一起说说话。我很内疚，一直没很好地劝她来沈家门，让她观赏一下城区的美丽风光。因为，母亲一辈子没走出过六横岛，她曾对我说过，她喜爱自己的老家、喜爱六横岛。

直到现在，我想起母亲来，依然会泪眼汪汪……

清晨，小鸟在歌唱，天转晴！春夏之交，梅雨正盛。周日，上海的早上，雨水不大，时停时下，时阳时阴，空中地上雾气湿气也很重，天空低沉，湿濛而迷漫。

大早醒来，微信阵响，已有许多勤奋早起的朋友，在尽心尽力地转发“节日快乐”。我，不是很确定，即发微信问远在大洋彼岸的正儿今为何日。其意自明！其实，也想自讨个“节日快乐”之类的祝福。

是该同老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点点闷！脑中一闪，可，老父已不在人世……

又是一年！却，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去年这个时候，老父就已远去天堂，他老人家的电话号码我还存在手机中，也许，仍可以拨通，却已再无人接听……

其实，父亲，在我身边从未离开！

父亲，是挡风遮雨的港湾！

常说，父爱如山，自然有其道理，山，挺拔巍然，刚直不阿，亘古不变！山，可依靠，执掌道义，山，默默负重，静观天下，定海神针……

父亲，是深藏不露的担当！

传统印象中父亲总给人以刚毅严厉的

硬汉形象！做过父亲的心中都有数！

其实，父亲是以刚示柔，以刚补弱，以刚释爱！默默承受，无怨无悔，无与人诉，又与谁说！

大义大责，大爱大仁！深藏不露！

这是中国式传统父亲的美德，内涵和负重，更需要用心细地去体会的，并自觉心甘情愿地传承和践行高尚品质和平凡无私奉献的传统精神内核！从未言语，哪怕直到生命之止……

我思念的老父，便是如此！

一生平淡出奇，一生生活真挚，一生朴实无华！一生轻轻地来，毫无声息地去……

静然，纯洁，我至今不解！

高山仰止，这是我对父亲从十四岁参加革命，到八十五生命之终的全部和最核心的记忆或印象！

他一生与世无争，克己自律！极端的淡泊和宁静！宛如天外客！几乎无我！但我仍百思不解！

父亲，是万重迷雾的灯塔！

人们说，柔情似水，不错，我也要，大爱如山！父爱如山！比天高，比山柔，比海深！

父亲犹如汪洋大海中孤独高耸的灯塔，指引航向，航程！驶向理想彼岸！任凭海浪台风，大雾暴雨，高高屹立，烁烁发光，照亮人生正确航程！连绵不断。

有很多想写，却又不不知如何表达！

我曾多次想以鸿篇大论纪念先父，但，总是写不出来的，虽然自认为写大文章是我的擅长，面对静默的先父，力不从心，笔软无力！

不知何故，每次写到父亲，怎么也激动不起来。

静静地想，淡淡地写，像涓涓细流，像行云流水！不觉有时带着眼泪！

父亲，是铁骨柔情的最爱！

父母和子女的缘分只有一次，总有一天会变成最后一天，一旦失去，就是永远！

且记，珍惜！相互！

祝天下父亲都能平安快乐！

愿远在天堂的父亲同乐！

祈天下的儿子们都能传承父辈之使命担当精神！

为国，为家，为子孙！

## 愧对娘

□石泽丰

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与娘共处的四十五年光阴里，我没有少惹她生气。我对娘发过脾气，在一些事项的处理上，我责怪过她。可是娘忍让、沉默，像一座大山，即使被掏矿者掏空了身体，也依然用肉体滋养着山上的草木，挡着袭来的风风雨雨。

娘走了，这些往事突然纷纭而至。它像是一场苦楚的洪水，围困着我的心灵，围困着一个贫困山村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孩子。

我出生的村庄早年贫穷落后，这并没有阻止娘对自己婚姻的选择，她又无反顾地嫁给我父亲，在那里生儿育女。因为娘，我童年欢乐得像春天疯长的野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还不怎么富裕，爹娘无论怎么努力，将近年关时，依然囊中羞涩。我十岁那年的腊月廿六，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去买年肉，我也跟着去了，只见他父亲走到肉案边，用手一指，说：“这只后腿我全买了。”天哟！他买这么多！这肉至少有十五公斤吧。而我呢？我回到家里问娘：“我家买多少肉过年了？”娘指着挂在墙的两串肉说：“八斤，数字好，‘八’意味着我家来年要好。”那年月，娘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也不止一次质问过娘：“别人家买二三十斤，为什么我家不能多买一点？”真是年少不懂事呀！我忽略了娘的

口袋。

娘看着我极不情愿的样子，哄着我：“明年，娘一定多买些肉，管我丰娃吃个够。”然而，第二年，娘依然只买了八斤肉过年。像这样的“明年”“明年”，细细算来，足足有七年。记得第七年年末，为了此事，我当着娘的面说：“如果明年不再多买一点，我就不做您的儿子了。”娘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安慰着我：“明年，娘一定多买。”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稍后，她放开我，转过身，背着我偷偷地拭着眼泪。也就是从那一年之后的连续五年里，娘每年都多买了两斤肉过年。

天底之下，没有哪一位母亲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心疼自己的孩子。然而，为人子的我，却常常没有替娘考虑。每每总是自以为是对着她发脾气，觉得娘没有把事情办妥，觉得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她不理解这个世道。娘不争辩，直到死。现在回想，我惭愧的心连个道歉的阀门也找不到。

娘一生为了我和姐姐奔波不停。她疼爱我，疼爱姐姐。姐姐从小就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小学没毕业就主动辍学，跟在父母身后干起了农活，落下文盲的烙印，后来进城务工都找不到一份像样点的活。有一段日子，在外地打工的姐姐失业了。娘知道后，在我面前反复念叨，说姐姐

为了供我上学，1995年出嫁时都没有让她买一台家电；我进了城，不能忘记姐姐，要帮姐姐在城里找个事做。话听多了，我厌烦起来，说娘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在外的处境。她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半天不吭一声。

后来，娘已生活不能自理，我把她接到身边。我每天早起来，赶在上班之前给她洗脸擦身，喂她吃早饭。有一次，因为给娘擦洗穿衣没有及时处理好工作上的一件事，我被领导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知道，事情没有做好，的确是她的错，这个时候，我又何须多解释呢？但我又实在按捺不住心里的怒气，回到家里对娘发起了脾气，说她影响了我的上班，影响了我的工作。娘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她心中的苦闷，我又何时替她化解过？

岁月真是一出算尽人心人性的好戏！它把人间所有的快乐与烦恼摆上台前，待我们用心悟透之时，它却草草收场，快速谢幕，给人留下一段空茫。

于我而言，愧对娘就是其中的一出。

娘走了，我才真正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就是娘和命；虽然没有完美的娘，但是没有谁比娘更懂你、更疼你，一生默默地原谅着你。

## 有你的日子都是暖冬

□纳捷

小时候的冬才是冬，那没有冰没有雪的冬也敢叫冬么？

腊月十八，晨起，大水缸里的冰有半手厚，大人用水瓢敲开一个口子，去舀水。白色的瓢，是一个大浮子锯开的半边，海边人家的特色。

我喜欢去踩冰。冬天的自家道地边上，傍晚泼出去的一摊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亮堂堂的一摊冰了。我穿着奶奶做的厚棉鞋，轻轻地踩上去，把那冰“咯吱”碾碎了，那声音很美妙。最幸福的是雪后，“咯吱咯吱”踩在雪上，开心到飞起。

玩的时候浑身发热，傍晚到才发觉脚趾头的袜子湿了，赶紧脱下放到奶奶家的灶火旁，赶在妈妈回家前烘干。

厚棉鞋的底是车胎底，黑黑的一层，用来防滑防湿，上面有奶奶缝制的密密麻麻的针脚。我一直好奇，奶奶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可以把车胎的底服服帖帖地安到我的鞋底上。

做一双棉鞋工序复杂，相当费事。奶奶一般一次就做两三双，因为孙儿外孙多。

她先要打样。奶奶让我光脚踩在薄薄的箬壳上面，沿着脚形画出鞋底，用剪刀剪下就是脚样。

一双厚棉鞋两年总是要穿的，奶奶便预留了生长空间，做的新鞋总比当下的脚要大点，所以新棉鞋头一年里面是要塞棉花的。

开始做鞋底了。奶奶用白色的棉布包住箬壳的边，四周滚一圈一厘米宽的边，成了硬底垫。再剪很多层的棉布，一层一层叠成一厘米厚的高度，做棉鞋底的内层，所以叫做千层底。

叠好再切底，她用一把很锋利的刀，按着打样鞋底的大小，把多余的边边角角切掉，“喇——喇——”响。每次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我们中的一个小孩可以幸运地穿奶奶亲手做的又暖又厚的棉鞋了。切完后，她在鞋底的最上面和最底下再铺上一层之前备好的包边的箬壳垫，四周和中间都刮上浆。

接着便要纳鞋底了，这是最力气活的活。棉鞋的鞋底是多层的布浆洗之后粘在一起的，讲究的就是结实、厚重。线用的是奶奶自己纺的粗棉线。小时候家里有一辆纺车，奶奶坐在纺车前，脚踏着纺车，把右手一团白白的纱，神奇地变成细长的线，她用左手把那纱线绕在一个梭子上。不一会儿工夫，那个梭子就成了胖鼓鼓的一个。

纳鞋底时，奶奶的右手套上银白色的一个亮锃锃的底针，拿着一根大针用顶针顶住针屁股，得十分用力才能将鞋底扎透。一针又一针，只见鞋底上一针一针码得整齐划一，鞋底上细丝密缝，一双棉底不知要花去奶奶多少力气。家里人口多，奶奶随时带着鞋底子，串门走亲戚的时候她都会抽时间纳上一会。

鞋底纳好，再做鞋面，这是最具技巧性的活。鞋面布，奶奶大多用灯芯绒布，女娃选

红色或花色的，男娃用暗色的。剪好鞋面，奶奶把新弹的棉花厚厚一层衬进里面，再一针一针地缝制，完了再和鞋底缝在一起。我一直纳闷，手工缝制的鞋，奶奶是怎么做到鞋面和鞋底的完美吻合，每一次都是刚刚好。

最后的工序是爷爷的活，加“汽车底”和“打鸡眼”。“汽车底”其实是车胎底，我们叫“汽车底”，多少也包含着脚底生风，像汽车一样驰骋的意思。厚厚的车胎底，爷爷用最利的剪刀剪好大小，再用细小的钉子一个一个敲到鞋底上，这样一双厚切棉鞋总算完成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对的，还有系鞋带的小洞要打，奶奶叫“打鸡眼”。在鞋面的两片鞋舌上，用锥子一边钻三四个洞，用黑色的小金属扣固定，穿鞋带用，这样一双手工的棉鞋才算真正完工了。

多少个寒冷的冬季，只有穿上奶奶做的大棉鞋，才不会冻脚。“新阿大，旧阿贰，破阿三”，我这个老大总是有新鞋子穿。

奶奶生了八个娃，活了七个，二男五女，下面子孙十多个，她一生做了多少双鞋，数也数不清了。她老了的时候，我摸摸她的手，拿针的右手手指虽硬如石头，尤其食指和中指上的，仿佛是两个硬生生长出的石蛋。

后来出现一种叫“保暖鞋”的冬鞋，奶奶不再做了，不仅是因为保暖鞋又暖和又便宜，也是因为奶奶也实在做不动鞋了。

但在我的心里，奶奶做出来的棉鞋永远是最好看最保暖的。

小时候的冬是寒冷的冬，但是有奶奶的冬，每一个都是暖冬。

